

中國文學大系

學海出版社印行

中國文學太

(二)

中國文學大系（精裝五冊）

編輯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一〇〇二號

經銷處：啓聖圖書公司

高雄和平一路六〇一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二七九三號
電話：二八五〇〇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第二冊目錄

一、傳奇·····	唐·裴 鏞作·····	一一—三〇
二、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弱撰·····	三二—三八
三、博異志·····	唐·谷神子撰·····	三九—四八
四、維摩詰經變文·····	唐·無名氏撰·····	四九—八五
五、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	唐·無名氏撰·····	八六—一二〇
六、王昭君變文·····	唐·無名氏撰·····	一一—一一八
七、八相變文·····	唐·無名氏撰·····	一九—一二八
八、舜子至孝變文·····	唐·無名氏撰·····	二九—一三一
九、雪濤小說·····	明·江盈科撰·····	三二—一三八
一〇、玄怪錄·····	唐·牛僧孺撰·····	三九—一六四

一一、艾子雜說·····	傳宋·蘇軾撰·····	一六五—一七二
一二、艾子後語·····	明·陸灼撰·····	一七三—一八〇
一三、艾子外語·····	明·屠本峻撰·····	一八一—一八六
一四、權子·····	明·耿定向撰·····	一八七—二〇〇
一五、憨子雜俎·····	明·屠本峻撰·····	二〇一—二〇四
一六、李氏雜述·····	明·李贄撰·····	二〇五—二七二
一七、剪燈新話·····	明·瞿佑撰·····	二七三—三三二
一八、剪燈餘話·····	明·李昌祺撰·····	三三四—四二二
一九、李卓吾尺牘·····	明·李贄撰·····	四二三—四六九
二〇、玉茗堂尺牘·····	明·湯顯祖撰·····	四七〇—五六一

傳奇

唐裴鉞作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覲之，見乞食老嫗，因厭而覆人之酒盞。當墮者殿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體。」煒笑而受之。嫗條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齏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鑿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蔕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產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扁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牖躍出，拔劍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曰：中蛇就飲之。煒察她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

細視蠅之臂吻，亦有疣焉。煒感蠅之見憫，欲爲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啟她而炙之，是皆應手摩地。她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她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任已。必能有道，拯授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她遂咽珠，婉婉將有所道。煒遂再拜，跨她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她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環，洞然明朗。她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鑄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藹鬱，傍有小池，甃以金壁，貯以水銀。鸞鵲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鼓吹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啟。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舊之女也。沒於胡中，反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觀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光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還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字，以相辭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燄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燄不會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緡和。寶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墮路隅，一

煥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煥曰：「皇帝原何姓？」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煥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潤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煥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煥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潤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屋。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煥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煥不實告。聞其戶墮榻微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繫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之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戎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故●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煥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親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食之，兼重粉繒，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鳳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親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燭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潤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醜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煥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燕鄰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煥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炙於南海。」煥方歎駭，昔日之姬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煥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追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唐大和中，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爲友。多遊嵩華二峰，採松脂茯苓爲業。二人因攜醴醢，陟芙蓉峰，尋異境。憩於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便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聲，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悸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靈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啟：「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快未悟。」古文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爲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爲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聲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魚腹，猶貪雀生。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儲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縉紳泣血，響絃悲號。余當此時，復是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爲板築夫。又遭秦皇敬信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鴈悲書，寒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砂碛，之勢力竭。墮趾傷骨，陷雪觸冰。余爲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瑩城，玉墀金闕，珠樹瓊林，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隧，念爲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爲殉者。余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三小子，幸遇大仙，多却因依，使今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冀麻蔭。古文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爲隣，猿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變。」

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潛乎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帶。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鬱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即余之體莫能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轉間是非無意到康寧。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蹕青霞遠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綵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道養，無令漏泄伐性，使神氣暴露於庸舍耳。」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為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峰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綠。曾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醮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章奉太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爲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小肆，策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迨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衛，任馬所往。於槁葉中得栗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饑矣。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臥於石上，二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巖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卻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盃，以飲之。曰：「此石髓也，稽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士云是潁陽尊師，爲真君布算，曾今夕當東遊十

萬里巖熱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穎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羣真之會。座內仙客有東黃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輪漈，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孫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遂巡已達號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買號縣田，菱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化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蓋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還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曇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儼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曇烟。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醮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曇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靡景，雲低鬟鬢，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贈貽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曇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書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曇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棹下。經藍橋驛側，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顧，遽揭箔，覩一女子

露裏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髮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恨，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餼秣馬。良久謂姬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刃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皆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魏州藥鋪下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一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下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攜囊，兼賃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擊而抵藍橋。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姬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姬收藥白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幃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姬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鑿鑿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同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恨，悲惻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將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人，虛顯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靈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虛顯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虛子憮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虛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封陟

實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意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暫縱揭時日也。書堂之畔，景像可親。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蝶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間，烟鎖簾幕之翠節，露滋露蹢之紅葩。薜蘿衣垣，苔茸後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異香，酷烈布於庭際。俄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輒軌，直透簷楹。見一仙姝，侍從華麗，玉佩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豔冶。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實憇休泛，虬航懶斟。紅杏豔枝，微含嘔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湛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以孤標，特調光容，願持箕箒。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擗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食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燃柏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藟。但自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

姝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體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剋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覓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雖不雙飛，俱能對跼。自矜孤寢，轉憺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緜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若能仔細親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又不迴意。

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停，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隣息。」

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頑詭顏，須臾朽木。所以君薈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隨方兩目。仙山鑒府，任意追遊。莫種樵花，使朝晨而聘鯨。休敲石火，尙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驚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濯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親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杳雲霧。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觀，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嘆。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慧，難蕪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應。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斫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螯嚙舟，穿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積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盤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圍而飛去，額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趨屈毒丹，然若火，燒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憤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縛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

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廉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鑠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澡餅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槓。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槓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槓即晉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愛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鳧峯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條。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羸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饗之。沃以甘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銷。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銷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銷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霞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秋月。應照橋芝雪鬢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峴嶠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

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士。」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裹棉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候。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鸞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而入。良久，臉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旌，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偷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釭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遠密，扁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過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瞥若翺翹，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聞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歎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實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遼。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刺逐二女，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擊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引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卒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乃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及